

苦难是人生的财富

□杜新英（医生）

初中毕业时，我16岁，我同学赵也16岁。

我们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。平凡得不得了。侥幸过了本校预选，等待参加县里初中升中专的统一考试。

临考前的麦收季，我还在自家的田里割麦子，赵也在他家的地里割麦子。两家的地，离得很近。

五月末，烈日炎炎，金黄色的麦田里密不透风，更热。割麦人汗出如浆，一会儿褂子就全湿了，我舍不得休息，拼命地割。一直弯着腰，腰疼得厉害，我就一会儿蹲着，一会儿跪着，努力坚持。多割一点是一点，早割完一天早回校一天，马上就要统考了，复习得抓紧！

月亮升上来。如水的月光下，不远的一块地里，一个矮矮的身影也在一会儿伸直腿，一会儿蹲下去，身前麦子哗啦啦倒下。他也在坚持。

月亮很高了。我又累又饿，终于收了镰刀，有气无力地往回走。东边田里，赵抱着一大捆一大捆的麦个子往排车上摆，摆成了高高的一垛，用棉绳系紧，然后一步一步地拉回

场去。

他父亲有肺结核，干不了活。我返校的时候，他还在家拉碌碡打麦场。

统考一结束，同学们就在议论接下来干什么了。有去干砖厂的，有去做冰棍的，有帮着家里赶集卖衣裳的，我回家放猪。赵去淄博干建筑。他神秘地说：在老家干砖厂一天才挣8块钱，去淄博工地当小工，一天能挣十几块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那一年，我们都才16岁。

那一年，我们考上中专了。考上中专意味着从此跳出了农门，转城镇户口，吃国库粮，毕业还包分配。用老师的话说，一辈子有保障了。我激动地一遍遍去看分数榜，真是喜悦！

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又见到了赵。他更黑了，胳膊上沾着水泥，笑着憧憬：过三年就能拿工资了，到时候，生活就好了。

三年后的冬天我在县医院实习，赵带着他父亲来看病，肺癌。他试图开玩笑：“我好不容易上班了，

结果，我爹又沾不上几天光了。”努力睁大眼，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做子女的，有时候，要和时间赛跑。

那个寒假，他天天赶集卖对联，风雪无阻。天寒地冻，7点多天才亮，他5点准时爬起来，骑自行车驮着货去占摊位。

为了挣钱给父亲做手术。

后来，几十年没见。再见已是中年。

同学聚会。隔着很多人，我一眼看见他：“嘿，大会计！”他已是市里某单位的主管会计。他招手：“大医生！”呵呵，我也已经是省里某医院的医生。

他说：当年他爹做了手术，多活了三年。他反复地说三年，就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。至于那三年有多艰辛，一字未提。

唱歌时他点了郑智化的《水手》。我们一群中年人一起吼：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……”

真的不算什么。

苦难是人生的财富。

含泪撒种的，必欢呼收割

投稿邮箱 qwbxzn@163.com
(文史名家柏杨先生长子，现任柏杨文创执行长)
命题嘉宾 郭本城

一趟家也没回。学期过半时学校统一放假几天，要求同学们务必回家看看。我不打算回家，为避人耳目，也背上行囊走出校门。走到离火车站最近的一个公园看了一天的书。晚上本想去火车站候车室借宿一晚，但候车室有规定必须持票进入。无奈，我就在候车室门外蹲了一宿，半夜里还差点被出来拉客的黑旅店老板娘拉走。

第二天，不到中午我就返回了学校。老师惊奇地问我，你来得怎么这么早？我只是含糊地回应——我离家近。

我说了自欺欺人的话，但没做自欺欺人的事。学习结束，我回家在镇上开了个家电维修部，由于我技术过硬，服务好，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。五年后我把维修部搬到了县城。现如今，我正想开一家液晶电视品牌专营店。

一路走来，我感慨万千，晚上我请父亲小酌几杯，父亲意味深长地说，你真是一个“摔”出来的经理。我举杯去碰父亲的酒杯，老爸谢谢你，这真应了那一句——含泪撒种的，必欢呼收割！

一定好好干！”

怀着这样的热望走进军营，所以部队紧张的生活、艰苦的工作，我不觉得苦，也不怕累，我埋头苦干，积极上进，在同期入伍的战友中，我第一个入党，第一个提干。后来一同入伍的战友大都退伍、转业了，我却任部队一干就是20多年(1984年转业到省国家安全厅，又穿了20年的警服)。我女儿说：“我老爸这辈子很可惜，穿了20年军装，20年警服，没穿过好衣服！”她哪里懂得，我为穿军装，经历了多少煎熬、坎坷啊！在我的心目中，军装、警服最珍贵、最好看！正是这身军装，使我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变，人生梦想得以实现！

人的一生有许多财富，我参军的坎坷路，可以说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每当工作遇到困难、挫折时，一想起这段经历，不忘初心，就给我增添了勇气和力量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！

不屈不挠向前行

□刘伟洪（高校教师）

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：为什么在人生路上，我一直要比别人多走弯路，沟沟坎坎、曲曲折折？

比如高考，参加一次的有之，两次的寥寥，三次的？恐怕凤毛麟角。而我就是头上长角的一个。也真是邪了，平时成绩不错的我总是输在临门一脚。

第三次高考虽然进了大学校门，却是委培专科，学制两年，正所谓“第一年新生，第二年毕业”。我自嘲：呵呵，和我第一次一同高考正读本科的同学一起毕业喽！

是啊，毕业了，但用人单位说要来可以，“干部身份，工人岗位”！敢情是我读了半天大学，跳出了农门，虚担个干部身份，加入的是工人行列！

我操作的是半自动车床，装工件、卸工件，然后去毛刺，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可一人要照看三台机床，等于要终日小跑才能让机床无间歇轮转。有几次夜班工友请假缺班，我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一个人看了六台机床，简直跑成了陀螺。去毛刺不是好活，有时锤子砸了手指立马肿胀、毛刺划破手掌鲜血横流，工件上的润滑油滴滴答答流在裤子鞋子袜子上，即使冬天穿了那么厚的毛裤，每次去浴池洗澡的时候，大腿到脚面搓起来还腻腻的……最糟的一次是车床高速运转时，一块铁屑飞到了我的眼睛上，烫掉了一大块眼皮不说，当晚就发起了高烧！

那段时间我是人前微笑人后悲伤，其间几个有关系的委培生陆续改换了轻松的工作，没有门路的我更觉得前途灰暗。这不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的结果，虽然我看不到希望，可我还是把大学学过的专业书、英语笔记等放在床头，时不时地就翻读一遍；我把发放的两件工作服存放一件，只尽着一件穿，把有朝一日能够体面地穿上这件衣服当做我心底的一个信念。

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”，公司新任总经理大刀阔斧实行改制改革，公开公正选拔各种人才，我以笔试最高分的成绩走上了专机设计技术岗位。到技术中心报到的那天，我穿的是那件存放了一年半的新工作服！

我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。我与爱人分居两地，牛郎织女的生活在孩子出生后还在持续。看着怀中吃奶的孩子，我暗暗下决心，要在他懂事前结束要么缺爹要么少妈的生活。于是我重新拿起了大学课本，要再一次用知识改变命运——考研。

想想看这条路何其艰难，专科毕业七年、待哺的孩子、全日制的工作……这不是开玩笑嘛。可我硬是把十个月大的孩子断了奶托给了父母照顾，利用下班时间复习功课。高等数学从零学起、英语单词逐个记忆……一年后我把基础知识捡了起来，再一年开始综合做题。数学是我的弱项，我用了最笨的办法——把十套真题做了十七遍，至今那些演算稿我还留着作纪念。辛苦的付出让我一举考中，考入了爱人所在的城市。于是我和儿子成了校友，他上小班，我读研一。一家三口终于团聚！

读研期间，我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新的学科知识，两年发表了五篇高水平论文，参与完成了两个重大科研课题，最后留校做了一名高校教师。

现在，不顺利的事情还有，比如一条直路走来的同龄同事早成了教授、副教授，我却依然走在曲曲折折的职称路上，我想了，只要有目标，那就继续不屈不挠向前行，且行且珍惜！

人生的电路图

□申学利（私营业主）

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父亲爱如至宝的收音机摔坏了。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这个惩罚还没完，他责令我无论想什么办法必须把收音机修好。

我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疼痛，打开收音机外壳，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电器原件映入眼帘，我看得眼花缭乱，是哪里坏了呢？我啥也不懂，只是硬着头皮戳戳这扳扳那，忽然我发现像蛛网似的纵横交错的电路板上，一处很细的走线断裂了，极小的裂缝不仔细看绝难发现。我用钥匙的尖头抵在那道裂缝上，收音机灵魂附体般地响了。

从此，我喜欢上了这些零零碎碎却神奇无比的小玩意儿。上了初中的我，本应该认真学习课本知识，但我却鬼使神差偷偷地买来无线电书籍，藏在课本下，像别的孩子偷看小说一样钻研起来。

我的不务正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，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。父亲逼我复读一年重考，我没有屈从父亲的命令。在家里呆不下去的我，写了一

张纸条留给父亲，我出走了。我并不是自暴自弃，而是毅然投奔到省城的一所家电维修学校。

没有了家乡的鸡鸣狗叫，耳边充斥着汽车的轰鸣，尚年少的我，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，却无法融入它。

为了争取更多的实习机会，我主动帮老师擦黑板，替老师在黑板上画电路图，帮老师往实验室搬仪器……老师特别喜欢我这个“不懂事”的孩子，闲暇时多给我一些指点和关照。

很多同学嫌学校食堂的饭菜单调没油水，经常到外面买饭吃。我一次也没出去吃过饭，父亲省吃俭用寄来的生活费，我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我知道父亲依然爱我，但谁让我一门心思喜欢这行呢？有一段时间我熬出了火，一嘴的泡，连说话都疼。在同学们都出去逛街时，我慢慢吸饮着半生不熟没滋没味的小米粥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我真的好想家，想我的亲娘，想娘用大铁锅烧棒秸熬制的金黄透亮清香四溢的小米粥。

为了省路费，外出学习四个月，我

一线希望找到公社。

公社人武部的张部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：“各大队选送的兵员都合格，你替补怕没希望了！”我还是不甘心，又硬着头皮直接找到县人武部，负责征兵的李科长说：“别着急，等机会。”

常言说度日如年，对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度秒如年啊！已等了三天，新兵已经发军装了，还没有一点消息，我的心情懊恼到了极点！

就在这时，人武部的李科长发现领军装的新兵队列中，一个青年的个子比较矮，且头上又有癣(因当时都给新兵理了光头)，就把他的军装要了过来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‘缠’我三天了，我真佩服你参军的决心，这军装给你！”

我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喜事搞蒙了！我的热泪充盈了双眼，我的两手在颤抖……这难道是在做梦吗？我使劲摇了摇头，才回过神来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我双手接过这套沉甸甸的新军装，给李科长深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：“太感激您了，我到部队

坎坷参军路

□林来生（退休干部）

我从小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，就是身着绿军装，骑着马，挎着枪，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！

所以，1962年我刚满18岁，就积极报名想参军，可那时我刚订婚，对对象家怎么也没说通，遗憾了一年。1963年我父亲不幸患肺病卧床不起，弟弟才9岁，家里实在离不开，又错过了参军的机会。1964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，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了，就主动去大队帮着书写张贴征兵的宣传标语；一次次到对象家里去做工作；对父母软磨硬泡……虽仍有阻力，但我参军的决心更大，意志更坚。

我第一个报名，经过政审、体检，全大队只有三人合格，其中有我。我想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可万万没想到公社规定一个大队只分配两个参军名额，大队考虑到我家缺劳动力，让我作为预备数，在家等候。

当另两名应征青年戴上大红花送往公社时，欢送的锣鼓声像重锤一样将我的美梦敲得粉碎。

我心烦意乱，坐不住、立不安，怎么办？我不甘心在家里坐等，就抱着

